



保罗·策兰诗全集 | 第八卷 孟明译

PAUL CELAN



暗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罗·策兰诗全集. 第八卷, 暗蚀/(德)保罗·策兰著; 孟明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75-6243-1

I. ①保… II. ①保… ②孟… III. ①诗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168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 保罗·策兰诗全集 第八卷 暗蚀

著 者 (德) 保罗·策兰  
译 者 孟 明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古 冈  
德文编辑 温玉伟  
封面设计 梁依宁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插 页 4  
印 张 12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243-1/I·1659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中译本序

### 1

精神领域晦暗的事物，尤其那些被视为“疾病”的骇异方面，一旦成为人的亲历，便具有了命运的色彩。这种情形落在诗人身上，往往被视为天使降黜那样的神秘事件，其诗歌生命也成为吾人阅读经验中超乎文字和版牍的冥暗之物。不消说，此种窘境带来的困难也在于，如果我们仅从纯粹的语言经验出发，极有可能在繁琐的解释中失之意度。

《暗蚀》这部书大概属于此种情形。时至今日，人们对这部书谈论甚少。也许我们不该称之为“命运”，毕竟这个词听来多少具有宿命的意味，而缺少希腊人那种更乐于领受生之“份额”的含义。领受是自主性的，且本身就是此在的特征。在策兰之前，言及黑暗，大概只有神学家雅各布·伯默曾经触及其中要害：“切莫以为，黑暗的生命会沉入痛苦，似乎它是伤悲的将被遗忘。伤悲并不存在，只是依此一征象伴随我们在大地上的所谓伤悲，在黑暗中依黑暗者的本质却是力量和欢乐。因为伤悲是整个湮没于死亡的东西；而死亡和垂死正是黑暗之物的生命……”<sup>1</sup>伯默这段话非常睿智地道出了伤悲的本质及其对立面：纯粹的伤悲是不存在的，它只是在黑暗者身上成为依托；没有作为生命本质的最高欢乐在大地上召唤，就不会有伤悲来纠缠我们。何为伤悲？

---

1 参看雅各布·伯默《神智论六题》( *Sex puncta theosophica* ) 第九章第 13 节，载《雅各布·伯默全集》( *Jacob Böhme's Sämmtliche Werke* ) 第六卷，约翰·安勃洛修斯·巴特 ( *Johann Ambrosius Barth* ) 出版社，莱比锡，1846 年，第 383-384 页。海德格尔后来谈到天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 ( *Stefan George, 1868-1933* ) 一首题为《词语》的诗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本真的伤悲处在与最高欢乐关联的基调中，一旦最高的欢乐退隐，它也随之在这种退隐中踌躇和自行克制。”参看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一文，载《通向语言之途》( *Unterwegs zur Sprache* )，奈斯克 ( *Günther Neske* ) 出版社，Pfullingen，1959 年，第 169 页。

狂野的诗，晦而  
不明，在纯粹的  
匆匆诵读的血迹前。

每一个没有黎明的白日，  
每一个白日就是它的黎明，  
万物  
在场，空无  
标记。

这是策兰未竟手稿《夜之断章·晦》中的一个片段。按常人的看法，伤悲乃是变暗的血（le sang noir），此种变暗的血在沉沦之际甚至将承载其奔流的肉身整个携入黑暗。然依伯默之见，大地上本无伤悲，只是因为欢乐之物退隐，伤悲才成其为伤悲。是故黑暗之物怎么黑暗，伤悲绝非弃绝，而是一种自行克制，将力量和欢乐隐入其中。策兰这个手稿片段作于“暗蚀”期间，确切地说，作于《暗蚀》诸稿完成，诗人即将出院的前夕。手稿中，“诗”，“晦而不明”，“血迹”，“万物”，“标记”这几个词语几乎以线性的跳跃方式进入我们的眼帘，而上下两节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伤悲的根源不是生活中的挫败感，而是存在的根基从根本上丧失：空无标记。《断章》与《暗蚀》诸稿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察考，但我们有这样的直觉，这个总括性的后续片段应是诗人为《暗蚀》诸稿留下的附注之一。假若这个推断言之成理，我们不妨将它移过来，暂且作为我们进入《暗蚀》这部书的路径或导语。根据作者的提示，诗人落入晦而不明的境地，并非万事皆空，而是存在的权利被褫夺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紧接这个片段的另一手稿<sup>1</sup>中，事情讲得更加明白：

1 《夜之断章·晦》手稿[2]。

再也没有你的名字和容貌。

这个“你”是谁？当策兰写下“万物在场，空无标记”这个前所未有的诗句，我们又如何从“空无标记”中确定一个在场者，或曾经的在场者？在其前期作品中，譬如1958年完成的《密接和应》那首著名长诗中，诗人曾以最直接的方式让垂在历史下面的死者的“残屑飞灰”浮出地表，这个宏大而沉重的主题一直占据他写作的主线；在《暗蚀》这部书里，历史叙事暂时地埋入了作品的隐线，诗的追问更多地指向“空无标记”何以成为我们这个人文的时代如此被人淡忘的事情。我们可以读一读《越过人头》这首诗：“奋力撑起／这标记，如大梦燃烧／在它命名的方位。”如果不是人的“头脑”在历史记忆面前暗蚀了，诗人为什么要如此奋力去撑起那种作为见证的东西？战后，人们确实在草草打发着历史和记忆，一种充满“血迹”的时间。但对于策兰，见证的东西不会自行消亡，它只是如同焚毁的星座，必须重新点燃并给它标出一个方向。诗人转向历史记忆存在的理由，从而有力地反驳那些对其诗歌不理解，甚至怀抱敌意，将《死亡赋格》和《密接和应》这样的作品说成是作者利用身世“在乐谱上玩音乐对位法”的人。我们在《暗蚀》组诗收篇之作《跟着我们》这首“示儿诗”的最初稿本里，可以读到策兰对此写下的悲愤诗句：“多少／读歪了的词语／多少旁观的看客”<sup>1</sup>。

诗人有他对事物的把握。在策兰看来，文字这个东西是很轻的，只有言语（一个诗人的表达）能还事物以真相。“不要完全熄灭——就像他人曾经这么做”，策兰写《暗蚀》这部书时只是对自己有这么一个要求。这已经是一个困难的考量。可以想象，在他那个年代用诗歌这种抒情体裁去讲述罪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这其中还有一种来自人性的尺度——不是诗歌伦理学，而是道义，诗人拒绝对苦难的升华。走出废墟的一代人急于书写新时代的气象，而那些以“战争”名义（或其他名义）企图淡化和抹去历史记忆者大有人在。《暗蚀》成篇距我们已逾半

1 参看本书注释〔33〕；另见《全集》HKA版，第12卷，前揭，第124页。

个世纪，读这本书我们可曾想过“没有名字和容貌”是何意味？历史仿佛还是一种伤悲。世人只是议论和悬想，而策兰写真实的东西。

你，和你，都得留下：

还给你们  
想好了别的东西，  
哀叹也要  
回到哀叹之中  
回到自身之中。

（《戴上大叶藻佩饰》）

如何倾听这样一种总要回返到自身的伤悲呢？策兰诗歌中的“你”和“我”，自伽达默尔那本从解释学观点出发的专门论著<sup>1</sup>问世以来，这两个人称成为学界津津乐道的一个策兰话题。也许将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尽管从语文分析的层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人称视为文本中的叙事主体或言说者。譬如“你”，它常常是诗人面对自我——他作为幸存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摆到另一面，将“我”视为死难者中的一个，因此更多的时候这个人称代词超越了他个人的命运而指代每一个在历史大劫难中消失的亲人。语言这个东西，从未像在策兰诗中那样凝聚了历史和人的命运。“你”和“我”，甚至在诗人将它们写进作品之前，这两个人称代词就已先期地成为历史命运的承载。

早在一首估计作于 1941 年的青年时期作品《异乡兄弟之歌》中，策兰曾经自称“我们黑暗之人”（“Wir Finstern”）<sup>2</sup>。自从 1938 年途经

1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著《我是谁，你是谁？——对策兰“呼吸的结晶”组诗的解释》（*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Kommentar zu Celans »Atemkristall«*），Suhrkamp 出版社，法兰克福，1973 年。

2 参看露特·克拉夫特辑录《保罗·策兰 1938-1944 年诗稿》（*Paul Celan, Gedichte 1938-1944*），Suhrkamp 出版社，法兰克福，1986 年，第 35 页；芭芭拉·魏德曼《保罗·策兰诗全编》全一卷注释本（*Paul Celan, Die Gedichte, Kommentierte Gesamtausgabe*），Suhrkamp 出版社，法兰克福，2003 年，第 384 页。

柏林目击了“水晶之夜”，诗的抒情性就不再明亮了。“黑暗之人”这个悲怆的词语虽然着墨不多，但它再也没有离开过作者的笔端，而是不时以更强烈的笔触出现在他后来不同时期的写作中。

“万物在场，空无标记”——这个碑铭式的诗句，是诗人刻在这个大地上的碑文。万物，在这里是诗人对生命的指称，包括作为历史记忆的作品本身。人称指代成为一种生命的延续。

## 2

1971年，也就是策兰从米拉波桥投河自尽后第二年，人们清理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办公室的遗物时，发现装在一个破旧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暗蚀》手稿，信封上有作者亲笔标注的 *Eingedunkelt* [暗蚀] 字样。不久，策兰生前指定的遗稿协助整理人贝达·阿勒曼教授又在巴黎十六区隆尚街策兰生前寓所找到诗人本人在圣安娜精神病院住院期间誊写诗稿的“蓝白皮练习簿”，以及装在另一信封、由妻子吉赛尔代为归档的部分同期手稿。这些文稿蒐集到一起，共有 192 页之多（含打字稿和誊写稿）。除作者生前已发表的“暗蚀”组诗 11 首的原始稿本外，还包括未发表的同期诗作 24 首和未竟手稿《夜之断章》，以及标为《残篇》的片断。《断章》26 篇（尤其首章《晦》诸篇）原是为配合妻子的铜版画而作的<sup>1</sup>，不是为了凑成一个集子，却具有一部书的分量；它与《残篇》一起，由诗人的妻子注明“未刊诗稿”。

本卷所录文稿大致涵盖上述作品，列为《残篇》的手稿片断除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保罗·策兰全集》德文权威版本（HKA 历史考订本）只将《暗蚀》组诗及《外篇》（德文本称为“暗蚀遗诗”）辑为一卷（第十二卷），未包括手稿《夜之断章》和相关《残篇》；这两部分另行辑入作者 1963 年至 1968 年遗稿卷（列第十三卷）。中译本未完全循其例，

1 参看《保罗·策兰与吉赛尔·策兰—莱特朗奇通信集》卷 I, Seuil 出版社, 巴黎, 2001 年, 第 477 页。



考虑到《夜之断章》与《暗蚀》的密切关系，而将之统辑于一卷，附于书末。望读者详察。

《暗蚀》作为一部完整的诗集尚未有通行本刊世，目前所见较好的本子是《保罗·策兰全集》HKA 考订本第十二卷。此卷由两部分构成，书名统称《暗蚀》，前半部依策兰 1968 年发表《暗蚀》组诗 11 首时排定的篇次，后半部《暗蚀遗诗》依作品成稿日期釐定篇次。策兰暗蚀期遗稿中原有三份初步拟出的“目录”，显示诗人生前有意将这些诗稿蒐辑成书。由于三份目录均不完全，篇次亦不一致，加之作者没有明确留下有关这些作品结集出版的意图和说明，因此在诗人过世后，按其草拟的目录编辑一个涵盖组诗和外篇的“全本”似乎不大可能了<sup>1</sup>。

《暗蚀》组诗及《外篇》是策兰 1966 年 2 月初至 6 月中在巴黎圣安娜精神病院住院期间的作品。《外篇》虽属遗稿，但除个别篇存有文字修改未定的痕迹外，大部分已写定；列“夜之断章”总题下的 26 篇诗稿则是一部初具规模但未完成的手稿，前章《晦》写于圣安娜精神病院，后二章《言语之间》和《夜之断章》作于作者出院后的短暂期间，故亦属同期作品。这些作品见证了诗人生活中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

光明放弃之后：

信人捎来这明亮的，

回响的白日。

盛世开花的消息，

1 1992 年，策兰遗稿编辑执行人贝特朗·巴迪欧及其助手让-克洛德·兰巴赫尝试在策兰手稿资料的基础上编辑“暗蚀”诗稿，辑成一册《暗蚀》单行本，由 Suhrkamp 出版社推出。这个单行本保留作者生前已发表的组诗 11 首及其原来篇次，同时又在组诗之外，依作者在圣安娜精神病院住院期间誊抄诗稿的原始稿本（“蓝白皮练习簿”）另行编定作品篇次，当中所缺作品则依同期手稿档案所见散页补阙附于书末。这个本子虽力图体现作者生前打算将“暗蚀”手稿辑成一部诗集的意图，但体例显得芜杂，编辑者为了保持手稿原始风貌，除了书中多篇作品重复出现，还保留部分诗作存有两个不同稿本。

尖厉更尖厉，  
抵达流血的耳朵。

这首六行短诗，在作者生前编定的《暗蚀》组诗中篇次列第二，排在《不假思索》一诗下，仅从首句（亦是诗题）就可以想象它在整部诗集中的地位。言人“放弃光明”，即使从生存之义着眼，无论哪一方面都属“危言”，基调显然超越人们对“光明”的一般理解。

写这首诗时，正值四月来临春花初放的季节，也是诗人被卫生部门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四个月后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春花怒放的气息并没有给诗人带来值得喜悦的慰藉；相反，外界传来的消息更加尖厉刺耳。“消息”这个多少乏味的词在诗中是如此的冷漠，仿佛它以世间的方式粗暴地回应了诗开头多少让人震愕的那句“光明放弃之后”产生的效应。

最早的一份手稿，“光明放弃”曾作“在那放弃的空间”——空间即现世，犹言“这个世界”，诗人仿佛已置身其外。兴许诗人是坐在医院的病榻上谈论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当中两次传来消息，一次是关于另一种“白昼”的音信，第二次是尖厉刺耳的春花盛开的消息。如果说诗下阕写诗人得知的是世间事，上阕那个身份不明的词语 *Botengang*（此词指跑腿的差事或给人送信）倒是让人想到天意——出乎一切意料和传说，诗人决定放弃光明之后，他的世界并没有黑暗下去，反而有一个神秘信使给他捎来另一种“明亮的/回响的白日”的音信。这首诗里有一种明亮的基调，似乎暗示沉沦并非弃绝，或者说沉沦是向另一片视野敞开。可是，我们这样对诗脉络的梳理不是过于简单了吗？诗上阕那些明亮的词语中不是含有某种比“流血的耳朵”更沉重的东西吗？说实在的，我们这样的逐字逐句读解还是有不得要领的感觉。

伤悲不是弃绝。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说“放弃光明”总是一件重大的事，一件比谈论死还要大的事。写下这首诗时，诗人面对一种在任何人都可称作“沉沦”的情形——由于生活中的许多事（这些事隐含地写在这部诗集中），他面临一种黑夜，后期荷尔德林那样的精神黑夜。

## 3

谈论这部书是困难的，不是因为这些诗作出自上面我们言及的情形，而是诗人思考问题的深度，以及他思考的方式。

我们有这样一个总体印象：这部《暗蚀》书不是一部松散的作品集结，也不是一部围绕单一主题的主题诗集。它的结构类似一个多声部，至少两条线索交织其间，一条是“精神黑夜”，一条是历史的暗蚀，而蒐于书名下的各篇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思路和多重角度。读者进入书中，可能会惊叹于这部仅由 35 首诗构成的集子的深度和广度。

书名“暗蚀”见于列正篇之同题诗；这首同题诗似得自俄国基督教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一部著作的篇名“钥匙的权力”<sup>1</sup>，但题旨和用意完全不同。舍氏著作借圣经之言“天国的钥匙”来表达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理想——人与生俱来追求自由幸福的理想；舍氏为此在书中批评经院式的科学理性将这种理想变成了距离人的现实遥远的知识命题。策兰不同，他这首诗则是指出，由于我们世纪所经历的巨大历史悲剧，这把通向自由之路的“钥匙”已经暗蚀了。从内容看，诗题不像它作为书名那样涵盖广阔。但也不足为怪，这首诗分量不轻。

暗蚀了  
那钥匙的权力。  
獠牙统治着，  
从白垩的痕迹而来，  
对抗人世的  
分秒。

“白垩”，这个词在诗中是如此的显著，仿佛是从黑暗的断层中

1 参看本书注释〔22〕。

浮出的山体。如果我们阅读手稿，会发现《暗蚀》一诗原有一个围绕“血钟”展开的尾声，作者在定稿的时候将它删舍了。即便作这样处理，历史线索仍然呈现在“白垩”这个赫然进入读者眼帘的词语下面。在策兰的语汇里，这个词指的是“白垩沟”——大屠杀抛尸弃骨的尸场和沟壑。原稿中是这样写的：这里“没有什么再浮上来 / 数得出的和数不出的 / 残屑飞灰，木质的，悬浮着，与万物垂在下面 [……]”这些诗句中沉重的历史叙事，已见于策兰前期的许多作品，现在则是“暗蚀”这个主题下的一条隐线，它解释了诗人何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历史没有终结，而人的理想终结了！“血钟”，一种流血的时间；这只钟还在走，诗人还得面对这种时间。这个有关历史进程的“血钟”之思，自作者 1938 年途经柏林目击“水晶之夜”起，就一直占据他写作的中心，只是在近三十年后，在《暗蚀》这部书里，“血钟”线索又加上了一条思想史线索。

在策兰的思考中，这个暗蚀的时间可以从 20 世纪回溯到很远，譬如席勒曾经描述的欧洲思想史上人类和平共居的美好“中间”消失的年代<sup>1</sup>，或者更远——历史学家们在圣经叙事里看到的一个民族脱离奴役走向自由的往事，这些都在历史时间中一次次暗蚀了。

空寂的中间，我们曾经帮助它歌唱，

当它向高处耸立，明亮，

当它放过每一块麦饼，有酵的和无酵的，

红得四周变暗了，因他人，

因疑问，跟在你后面，

1 参看本书注释〔81〕相关部分，译者对“Mitte”一词的解释以及注中所引席勒长诗《女人的尊严》和《厄琉息斯庆典》的片段。

长久以来。

这首仅由一个长句一气呵成，分四节，以两韵间一韵交迭方式递进的六行诗，是策兰“暗蚀”期最深远博大的一篇作品。从“麦饼”（有酵的和无酵的）这个出自《圣经》（《出埃及记》）的叙事到世界“红得四周变暗”，策兰在一个诗句里完成了人们在漫长的思想史考察中踌躇着不愿做出的结论。谁能想象，一个民族脱离奴役走向自由的往事到了 20 世纪变得暗淡呢？

长久以来——作者嘎然打住，可我们感觉这个结束语并没有结束。在策兰看来，人类共居之地本应是一切人都能过往和居止的，而以往德意志精神乃至欧洲理念中那个“好客的”、人类共居的“中间”向何处去了呢？黑暗与光明的界限从未因杀戮的火光而如此被人含糊其辞，摩西所言“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以及人们对“自由”和“拯救”所做的伟大阐释，都因此打上了疑问。长久以来——历史时间已长，疑问由来已久，诗人思考这些问题也已颇有时日。他自觉有责任对历史叙事和“传译失真的彼岸”提出看法。

在《暗蚀》书的另一些作品里，我们能找到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更多思考。从组诗的《暗蚀》篇到外篇中的《空寂的中间》、《这烧红的铁上》和《不要完全熄灭》等篇作，我们看到——民族往事，家园，自由之路的诠释，这些思想史线索在诗人笔下连接起来了。这是《暗蚀》书中的一条主线，诗人在时间的子午线上穿越，他想说明一些事情。

策兰的诗里没有象征，只有事实。从书中那些像岩石裸露的词语，我们可以找到他穿越历史时间的经历和足迹。诗也一样，在这种经历中才得以铸出。诗和诗人就像并排的身影，穿过荒凉的边界——“走进吹息 / 再从中出来”；穿越思想者的孤独——“荒凉，织进了我们四周的白昼。// 独往独来，一次 / 又一次”；穿越个人的命运——“那望断虚空也不模糊的目光”，“毅然漂游渡过命运之途”。诗人作诗，其思也深。关于这种“穿越”，似乎得从他早年的一段经历讲起。

## 4

1947年冬,年27岁的保罗·策兰决定离开铁幕开始降下的罗马尼亚。他从首都布加勒斯特往西北方向走,前往罗匈交界的边地,然后偷越边境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辗转多地长达半个月后,复经斯洛文尼亚东北角进入奥地利东部,抵达意为“影子农庄”的边陲小镇沙滕道夫,而后前往维也纳。这段经历,策兰过去从未与人提起,直到近二十年后,才在一篇写给一位维也纳熟人——奥地利诗人马克斯·赫尔泽(Max Hölzer)的书简体诗中提到它:

亲爱的马克斯·赫尔泽 / 我相信,我对“边界” / 有所体会——  
 1947年12月 / 某个深夜,我偷偷越过 / 斯洛文尼亚和布尔根兰  
 交界处 / 冻得僵硬的田野, / 经过这样一道边界, // 我敲了敲 / 黑  
 得颤巍巍的窗户 / 而后——便进入当地 / 最近的 / 一个农庄——  
 叫沙滕道夫(或沙伦道夫)。 / 穿越,能有几回。而且 / 出乎一  
 切期待 / 和传说,一个声部 // 半明半暗,人的一生 / 就为瞬间的  
 永恒而固定下来。

这封诗简没有标注日期,似乎也没有寄出。策兰将它夹入《夜之断章》同期文稿<sup>1</sup>。诗简原稿为铅笔稿,字迹飘逸,写在一页信笺和一页打字纸上。按其归档的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篇给马克斯·赫尔泽的诗简应该是在圣安娜精神病院期间或出院后不久起草的。

穿越,能有几回。而且

出乎一切期待

1 参看《保罗·策兰全集》HKA本,第13卷,Suhrkamp出版社,柏林,2011年,第一版,第265-266页。

和传说，一个声部

半明半暗，人的一生

就为瞬间的永恒而固定下来。

在策兰暗蚀期手稿中，《夜之断章·晦》第一章第5篇篇首标有“Halblicht”[半明半暗]一语，似与诗筒所言之事有关连。这篇手稿作于1966年6月11日，正好是诗人从圣安娜精神病院出院那天。手稿分三节共13行，行文中若有若干医学专词，让人想到诗人在病院度过的日子。根据《全集》HKA本第13卷编辑者的意见，标在第5篇手稿上端的“Halblicht”一词，出自诗人夹入《夜之断章》同期文稿的《致马克思·赫尔泽诗筒》，可能是为这节手稿提供一个附注。或者，诗人也有意将它作为这篇手稿的标题。诗人度过一段艰难的经历，尽管不是第一次，但他又一次走过来了，他的头顶出现一个新的天空。我们在此尝试按作者的修改手迹，将这篇未完成的诗稿誊写如下：

在基坑里，不可驱除，  
亚昏迷的奥秘在呼啸，  
这新的天空：  
请勿把它搅乱。

烂木的声响  
脑流图，电流图

火星云，如脑浆奔流：链节  
在 / 苦涩的情感之间，  
玻璃似的浊物，从所有的世界，  
在这里精心织成，

蒙住你

被栏木的嘈杂声

笼罩的眼睛。

阅读手稿可以注意到，这篇诗稿的首节是同一章原第4篇的改写，在《夜之断章》第二部分中又做了多次修改。“基坑”，或称地槽，基建开挖的土坑，黑夜的墓穴？这个词不管人们怎么读，在诗人的记忆里就是“白垩沟”，那种不久前还在人们记忆中历历在目的抛尸场。可是诗人出院了，他经历了一次“基坑”的埋葬。他在脑浆奔流的黑夜没有被四面八方障碍思想的喧嚣遮蔽眼睛，而是瞥见一线光亮，如同破晓的天色，他称之为“一个新的天空”。这篇用词相当酷烈的诗稿，可以说诗人以某种方式总结了他在《暗蚀》书中几乎开篇就预感到的天命：“回响的白日”。诗人回想起1947年那次出走，那是他在另一道铁幕下逃亡，穿过边界和荒草萋萋的原野，为了躲避抓捕，还曾藏入布达佩斯的平民窟。诗人为何在他一个“暗蚀”期结束的时候特别言及这一经历，并把它作为自己生平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事？

1966年的“暗蚀”与1947年的逃亡并接起来了，仿佛是一个偶合。如同历史常有的那种反复，一个人的生平中也有许多相似的时刻。确如诗人所言，在黑夜时代，在人的大脑普遍沉沦的年代，在“基坑”那样的黑暗通道里，在逃亡中，不用说瞥见光明，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到一根救命稻草，从而对世界之事有所察知，不至于在历史的巨大暗蚀中丢掉性命或丧失自我，也需要勇气和决断的。这样的决断，人的一生中能有几回？诗人出院了，他想到一个往事，把它作为“附注”记入诗稿。如同昔时尼采在阿尔卑斯山高山小镇西尔斯·玛利亚听见同一者永恒轮回的“天命之启”，策兰在沙滕道夫看见了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晦明之光。

一个声部



半明半暗，人的一生  
就为瞬间的永恒而固定下来。

精神的领域总是晦暗的。世界历史也是晦暗的，尽管人们对历史进程有更多光明的看法。《暗蚀》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人被激流“冲蚀”和“底掏空了”的问题。沙滕道夫，半明半暗——这件小事，如同生活中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在诗人后来生活和写作的每一艰难时刻一再想起。这就如同去向不明的旅途，窥见一线光亮，你就知道了什么叫与命运赴约。《致马克斯·赫尔泽诗简》虽然谈论的是精神生活，但策兰信中也想告诉朋友，1947年那次越境逃亡，对他的一生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经历。这首优美的书简体诗出现在诗人生活最为艰难的一个时刻，不是一桩平常事，它再次为诗歌划出一条轨迹，因此也为我们阅读《暗蚀》这部书提供了一种经验——半明半暗的经验。

## 5

诗在晦明之间，可是《暗蚀》这部书——按诗人的说法，又是一部日常之作。书中的作品直接出自作者在病院的日常生活，他称之为“日常诗”，大都在成篇之后随信抄寄妻子吉赛尔。

这些诗的来源，按作者对待日常事物的方式，大致可归为几类。有些是读书偶得，题材或起意得自读书笔记中的某个词语或意象，经作者的语言之勺或词语调色板，转化成完全个人化的东西；有些则是对“处境”的思考，譬如列全书篇首的《不假思索》一诗，粗粗看上去好像是写一个人在病室炽红的灯光下抵抗一种叫做“精神疾病”的东西，其实是一篇将个人当下的经历与历史记忆（纳粹集中营烙在囚犯皮肤上的印记）融合到一起的切肤之作；再如外篇中《底掏空了》一诗，仿佛作者只是在谈论灵魂、词语和写作之大忌，其实也隐含地将那种被医学称作临床经验的痉挛疗法转化为词语之外震撼心灵的形而上学事件；尤其列